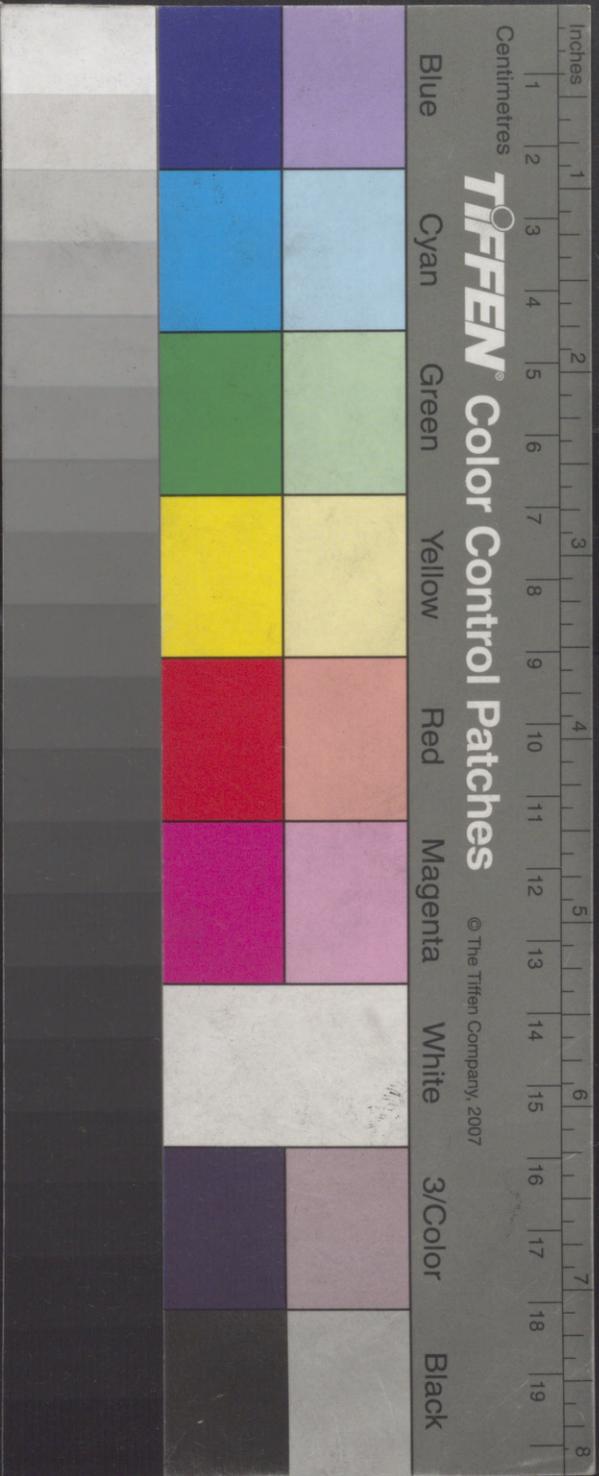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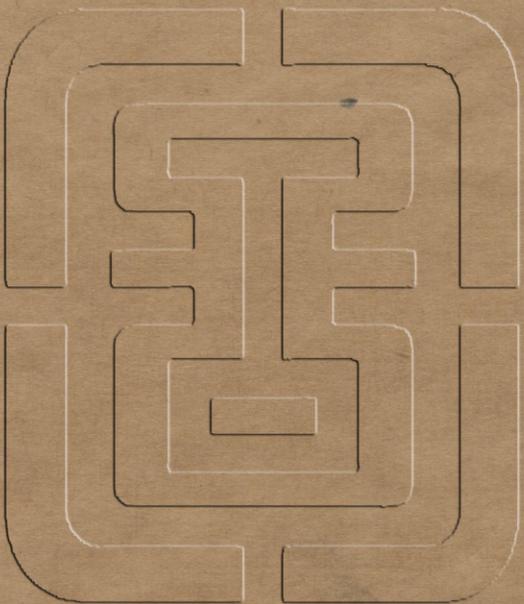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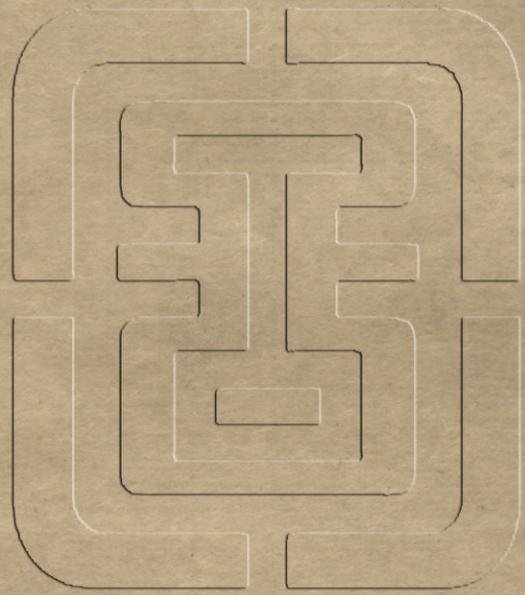




1/100 <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十八

吳潘維城朗如著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

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

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集解○釋文箋微

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四書釋地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

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

皆其所封地疑近是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

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

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

之父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尙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
紂之長兄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臍是卽
太史爭紂時之事矣箕子史記宋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名
胥餘論語後錄曰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鄭司農曰
論語古注集箋十八

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以罪言之非民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即熏胥熏以為閹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日傅說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是古有此刑矣經義知新錄亦云莊子大宗師云若將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比干諫而死楚辭九章云比干菹醢王逸注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或姐己作糟五酒池長夜之飲斷朝涉剗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史記宋世家引此節為孔子語經傳攷證曰此章記者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初無一言悟主者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使人不覺耳史記宋世家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西伯昌修德滅既國疑紂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不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

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子曰殷

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

在憂亂甯民也集解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

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

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詩柏舟

釋文行異箋史記微子世家注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

下孟反箋子比干忠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畱

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 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箋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展

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紆往反箋漢石經邦作國風俗通義十反卷樊紹曰柳

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疑孔子為孟子之誤國策燕王喜謝樂
毅書曰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
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箋問經史

曰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故如季文子為上卿而孟獻子
受三命則同為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
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
同則司徒為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
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
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
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
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強孟氏於三桓本庶長
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
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
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
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
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
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
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
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

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也
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
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箋經傳釋詞云曰者語更端也史記孔子世

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
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
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
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孔子年譜
時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景公三十二年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釋文齊人歸如字

樂竝如字不箋漢書禮樂志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後

朝直遙反漢書蔡邕傳齊人歸魯孔子斯征文選鄒陽

上書注引作饋當是一用今文一用古文也餽饋字通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
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
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

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日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子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
 仲尼為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
 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樂其志哀公心樂之必怠于政仲
 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
 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四書考異云
 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
 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
 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收韓非語蓋失
 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至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敘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
 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膳
 桓子大夫孔子遂行季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復提定公年者以文繁事多故
 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
 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
 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
 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為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
 復提文法且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震煊云孔子

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
 三年春以為定十二年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
 大路載弧鞬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注云孟春建
 子之月又禘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注云魯以周公
 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
 之十一月也孔子于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
 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邾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
 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
 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
 都墮邾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柰何也是未知
 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維城案孔子
 年譜云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膳不至孔子去魯
 適衛亦以郊後為十三年春其云五十六歲者年譜三年後
 公穀以孔子為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先史記一年故也論語
 後錄從孔子世家作十四年謂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
 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者蓋三年待放云齊人歸女樂春秋
 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
 終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釋文接輿音餘下同

楚辭九章接輿髡首兮王

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

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何而德之

也字莊子人閒世引而作如句未亦有也

字孔子世家引追下有兮字而如吉字通

政者殆而注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殆而魯箋四書考異云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

讀云云箋可已矣錯簡陳鱣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

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

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可知本如此也維城案魯蓋

讀已為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脫

字非讀此句為期斯已矣翟說非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也

集解鄭曰下下堂出門也

釋文孔子下包箋包以為下下車者蓋以接輿為接孔子之輿

云云鄭云云

皇甫謐造設姓名為妄四書考異反據謚所云姓陸名通以

證接輿之非姓名謬矣鄭以下為下堂出門者莊子人閒世

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蓋謂如何

費過孔氏之門故以孔子為下堂出門也論語偶記據秦策

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披髮而為狂宋翔鳳又據尸子楚狂

接輿耕於方城證其為姓名而非接孔子之輿是也維城案

下車之說魯論說也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沮桀溺

隱者也耜廣二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

集解釋文長沮

反耦而吾口箋史記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

人為隱者於沮溺未稱史記誤合為一也漢婁壽碑樂且溺

之耦耕沮作且溺說文云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而灼切論語埃質云釋文音乃秣反

依乃秣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

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

黃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水

經注略同括地志去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

皇清系解編

論語古注集箋十八

趙過教民為之者非矣依月令耦耕在季冬時論衡知實篇引此節云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長沮曰夫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集解○釋文夫執音符丘與音餘言數所角反處也

昌慮反本箋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曰字今無也字史記世家引夫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論語後錄

曰執讀曲禮執爾顏之執車輿古通論語古義曰詩出車我出我車荀子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釋文孔子之徒與音餘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子

子之徒與滔滔吐箋是魯史記世家引作子滔滔當作滔滔刀反鄭本作悠悠讀書叢錄曰魯論作滔滔古論作悠悠

文選幽通賦灑灑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

靡者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滔滔亂貌漢書敘傳小顏注

引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史記世家同

鄭從古文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注引

論語為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者是後人改鄴陽胡克

家文選考異曰滔滔袁本作悠悠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

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是也陳彊謂後漢朱穆傳悠悠者皆見其可稱乎亦本古論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文辟箋史記世家引人音避箋無而字也字

穰而不輟注鄭曰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集解○釋文穰音憂不輟張漢石經作穰不輟說文未部劣反覆種章勇反下字同箋無穰字木部有穰字云摩田

器从木憂聲論語曰穰而不輟羣經補義云穰摩田也又曰

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

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羣

經識小謂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擾之說文徐注謂擾為摩

田器布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

之穰即齊語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擾摩平也時

獸不可與同羣箋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當即本此四書考異曰莊子山

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釋文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

箋史記引無此句魏志管甯傳引句未有哉字

天下有

道巨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注包曰丈人老者也篠艸器名

也

集解○釋文子路從才用反荷何可反又音何篠徒弔反本又作條又作筱箋丈人高誘淮南

而杖于人者又修務訓注長老之稱篠說文作筱云艸田器

从艸條省聲論語挨質曰蓋田中除艸之器穎者所需也吳

氏遺著曰古作筱正字今作篠俗字而亡部又有匣訓田器

蓋筱之別出字吾亦慮稿云王氏農桑圖曰篠字从艸从條

取其象也即今盛穀種器與簣同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

陳鱣曰說文作筱為正字作條者假用也今作篠俗或不省

也皇本作篠集解何曰篠竹器義疏以杖擔一器籬籠之屬

竟誤以經文从竹邢本經文雖作條而注竹器則承其誤惟

史記集解引作艸器與說文合今據正之丁教授曰說文云

嬰以足踢夷災从艸从及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南昌人

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踢

艸入泥中名曰脚躠是可為論語以杖荷篠植杖而耘及說

文筱字姿字之證丁得諸目驗云段氏說文筱字注謂子路

見丈人用手用杖筱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筱芸田

植杖者置杖也云以杖荷筱置杖而芸則子路問曰子見夫

筱為芸器明矣包曰筱竹器此有脫誤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注包曰丈人云

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集解鄭曰分猶

理釋文不分包云如字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經傳考證云

鄭扶問反云猶理箋宋呂本中紫薇襍說此條見四轉

不分田閒野老不能舍己之業而具知道塗往來之人也分

論語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為糞音義分扶問反

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

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即

勤四體分五穀之事包注云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為

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為夫子以答子路

非以責子路也二說大略相同但一則讀分為糞耳植其

杖而芸

釋文植其音值又市力反而箋漢石經植作置論語

芸音云多作耘字芸香艸也古義曰詩商頌置我

靴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滕植壁秉珪鄭注植古置字然則古植置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權從置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異用篇有置杖之文是植置為一字羣經補義曰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吳氏遺著曰芸說文作損云除苗間穢也重文作耨據陸氏說以占本說文耘止从云然耨从芸聲有芳蘭當門不得不耨之意田中之艸雖芸亦去蓋深慮艸之害苗也耘殆俗省字讀書叢錄謂芸即耨字之省維城案孟子盡心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芸不作耨然說文云芸艸也則芸當為耨字之省借

拱而立 釋文拱居勇反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釋文

而食音嗣見箋風俗通義窮通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其賢遍反箋子路為難黍見其二子焉維城案長沮無此事而風俗通義云然者古人引書往往牽連猶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經傳無徵亦若以沮溺耦耕牽連為一耳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箋論語補疏曰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為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為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

亦偶去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子路曰不仕無義** 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集解○釋文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以語魚據反

如之何其廢之 釋文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以語魚據反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 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

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集解○釋文已知音紀一

音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注包曰此七人皆

逸民之賢者也 集解○釋文朱張並如字眾家亦為人姓名

張云音陟留反少 箋逸民說文作佚周禮庾人佚特注杜子

連詩照反下同 春云佚當作逸是佚與逸通論語補疏

曰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
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及則以逸民為奔逸絕塵者也虞仲日
知錄云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
者千餘家立為吳大伯大仲大季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
周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
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
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
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
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大伯虞
仲大玉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
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
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夫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
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陽
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是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太陽
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
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羣經識小曰以虞
仲為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
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顛倒次序仲雍
為吳之君不當稱之為民亦不得為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
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

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夷逸尸子謂
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輒以耕于野不忍
被繡入廟而為儀漢書人表有朱張而無夷逸故地理志引
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注即就仲雍之逃荆言之云言竄於
蠻夷而遁逸也朱張惟王弼云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而荀
卿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為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鄭作侏
張者宋翔鳳云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翰張注曰翰張
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侏侏張翰與侏
古字通此鄭本為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
不舉夷逸侏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譎書譎張為幻即陽
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主審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
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爾雅釋訓侏張誑也
郭注云書曰無或侏張為幻侏張譎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
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仲惠連五人論伯
連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益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
人虞仲也侏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
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
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不舉泰
伯者三讓天不至德不可以及逸論也侏張為陽狂當如郝氏
說爾雅侏張誑也誑可讀為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
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朱張為五人姓名則
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由此

言之包氏以逸民為七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為五人當是古文家說人表不列夷逸而列朱張則不合於古今文者也少連禮記禮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吳之子也善居喪兼稱大連而逸民但列少連少連當必有勝於大連者但經傳散逸無從考見耳

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集解○釋

文齊與音餘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之朝直遙反

斯而已矣釋文言中丁箋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集解○釋文困學記聞曰不復扶又反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可申包義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

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鄭曰發動貌廢中

方脯反馬云棄箋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經傳考證曰身作也鄭作發云云

語皆曰中身上言夷齊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

行則潔清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廢鄭作發者拜

經日記謂古論假借為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誤當從鄭謂發動中權始與虞仲事合皇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

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吳氏遺著曰發中權蓋指亡如荆蠻說子稱泰伯曰讓有道而不居之

辭也虞仲亦能以國讓而本非有國謂之為讓則垂於義子故云發中權廢發古通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云

司馬本作廢馬季長以為遭亂廢棄毋乃望文生訓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

日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集解鄭曰不為夷齊之清

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瓊傳注箋曰不夷不惠可否

之閒注引此文為證四書考異曰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賦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李固所引當為法

言文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注云云自與引文昭合

大師擊適齊亞飯于適楚釋文大師音太擊音至亞注鄭曰自

師擊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漢書古今表注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集解

文繚音了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夫疏膳箋三飯

缺窺悅反韻三字下引作寮云三飯寮之後有三飯氏秦國名史記秦

本紀伯翳未孫非子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

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至襄公時犬戎殺幽王襄公將

兵救周戰甚有功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

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是

平王以前秦未為國故鄭君以師擊等八人為平王時人也

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

也集箋之周禮地官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播鼗武入於漢

解彼佐反鼗徒箋周禮春官鼗人掌鼗鼗鼗鼗鼗鼗鼗鼗鼗

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詩商頌置我鞀少師陽擊磬襄

鼓禮記月合修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鞀

入於海釋文少師箋少師儀禮大射儀注工之長也論語後

士又曰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

皆眠瞭也眠瞭凡三百人維城案周禮有磬師掌教擊磬則

此及播鼗並有警瞭有眠瞭矣漢書禮樂志引書序云殷紂

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警

抱樂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引論語此章為

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欲壞樂崩樂崩樂崩樂崩

亦未允也據此則班氏以八人為殷紂時警瞭非眠瞭也稽

求篇謂志所引又見史記大誓狀警瞭其先禮之樂

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亦食三有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

又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

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膳之法焉所以明

至尊著法戒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

也書食太陽之始也備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

語曰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

夫再飯尊卑之差也論語後錄羣經義證論語釋故竝從漢

志白虎通說義證釋故以所說為殷制釋故又云鄭注不時

論語古注集箋十八

不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
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
三飯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
注謂告飽也儀禮注謂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
士九或天子一食即告飽而盡十三飯也其一角為亞飯再角為
諸侯再食告飽一角而盡十三飯也其一角為亞飯再角為
三飯三角為四飯耳此不專主天子言之羣經識小曰不言
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
去與其以屬魯者以大師擊磬或即師襄皆魯之
樂官與夫子同時故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
於堂下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
言之序不荷如此入於海漢石經作于則上文二於字當亦
作于過庭錄云大師擊通齊以下疑是記殷周閒事而論語
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維城案班氏以為殷紂時
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為平王時人其古文家說歟
周公謂魯公箋
史記魯世家周公使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詩魯
禽則魯公者伯禽也周公謂魯公當是就封時
訓其子蓋在策命之外者故魯論特明著之
其親
釋文不弛舊音絕又詩紙反又詩或反孔云以箋漢石
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箋漢石

施左傳曰施刑侯服虔云施罪於刑侯施猶劾也論語古義
 曰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
 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箋
魏志杜恕傳引不作無乎作何羣
經義證曰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
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
亦多作乎繁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為
語助
非矣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鄭曰大故為

惡逆之事
禮記檀弓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
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
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又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
友即此義也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弃弃上有可字唐石經
同禮記檀弓正義引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
六王傳引
無作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注包曰周

時四乳生入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
集馬曰宣王時有八士

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伯适古活反季
駟古花反四乳如注反又如主反生所幸反又如字
鄭曰

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詩思齊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
 所以興周國也為包注所本逸周書和寤解曰王乃厲翼于
 尹氏入士惟固允讓又武寤解尹氏入士太師三公則入士
 尹氏也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
 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則入士又若南宮氏也據此入士當為
 武王時人又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入虞賈唐注入虞即
 周入士皆為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此入
 士中有伯适括字通疑即一人第括為文王四友之一又為
 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之為士當別是一人經學厄言
 論語族質據以上諸書斷為文武時人四書考異據逸周書
 晉語以為文武時人論語後錄亦據此而以為文王時人不
 及三家之確漢書古今人表列入士於周初最為允當劉向
 馬融謂宣王時鄭君謂成王時當時或別有依據也其曰尹
 氏而又曰南宮者經學厄言論語後錄並謂古者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入士蓋尹氏而居南宮者近是羣經補義四書
 考異論語族質竝以為南宮氏恐非白虎通姓名篇云質家
 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
 如是論語曰周有入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
 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考異謂此伯仲叔季兩兩相竝
 而班氏言之如此豈當時別典所記有與論語絕殊者邪不
 知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質家積仲文家積叔之故不指

學生者言故曰明其無二若入士之積於伯仲叔季固已
 兩兩俱生何申言之考異說非也經學厄言謂獨尹氏兄弟
 入人均布字之為禮之變而記之是矣仲突仲忽人表作中
 突中智後錄云鄭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突不順
 忽出也从到子易曰去如其來如去即突字以忽訓突是突
 忽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叔夜宣和博古圖周叔夜鼎
 銘二十三字叔夜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入士則有叔夜
 焉豈其人歟論語古義據書大傳脂夜之妖鄭注夜讀為液
 是古液字作夜然以夜為液非以液為夜也薛氏鐘鼎款識
 載叔夜鼎銘云叔夜鑄其饔鼎以征以行用鬻用鬻用勸眉
 壽無疆定為周入士叔夜之器較博古圖為可據矣季隨季
 駒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
 云周入士季隨季駒之後駒或作瓜吳氏遺著云入士名皆
 韻隨古讀食遮切與駒韻維城案入士命名皆以類從達适
 其部同也突忽其義同也夜夏其為時同也惟隨與駒為不
 類說文籒从也駒黃馬黑喙其義各殊或疑隨當讀為獮爾
 雅釋獸豕子豬獮續郭璞注俗呼小獮豬為獮子猶漢司馬
 相如之初名犬子與駒皆取於物為類也然易大畜六五獮
 豕之牙虞注云劇豕稱獮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獮晉師
 服云名以制義古人以奄割之豕名其子哉必不然矣今案
 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是隨
 本有乘馬之義季隨當為隨卦之隨故季隨之弟即以馬名

之駟名之也或謂伏羲氏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為六十四賈
唐以八士為文王時人則未有隨卦將何以解之曰周官大
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入
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
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則為重之者伏羲鄭君以為神農
孫盛以為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四卦大卜之文可據况
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
物之情注云以此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是八士以前實先
有隨卦季隨季駟之取義
於此可確然無疑也已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六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二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八

篇子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故子張以思敬
思哀為士之可貴者也不曰禮而曰祭者禮記祭統云禮有
五經莫重
於祭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釋文焉於虔
反下同為亡

如字
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門人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
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又漢書
藝文志云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序錄引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春秋有公羊名高
齊人子夏弟子受經于子夏穀梁名赤魯人七錄云名淑字

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又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則文侯斯亦其門人也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可者下

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開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漢石經拒作距者論語後錄講少半饋食禮俎拒注拒讀為介距之距

是古拒與距同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

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

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集解○釋文而

矜居陵反賢與音餘下同距具呂反鄭日子夏所云倫黨之雞爪也本今作振下同汎芳劍反

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皇疏王日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

所云覆蓋交也皇疏陳鱣曰汎交當如子張似與下五句相

指尊卑若汎交安得如此言王云覆蓋交亦承包誤蔡邕正

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於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編故告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交則汎愛而親仁潘灝筆

記曰皇疏引晉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意亦同蔡較包氏友交汎交

康成倫黨尊卑之說為優維城案樂說較勝於蔡蓋子夏非寬者夫子之告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非恐其不能拒人

而恐其可者亦為所拒也子張非編者夫子之告以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非恐其不能容眾矜不能而恐其於賢者善

者亦祇汎交也蔡說失之四書考異據韓詩外傳九子貢謂堂衣若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證其與子張同

聞於夫子云以下五句方是子張重申已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後漢

蔡邕箋陳鱣曰義疏云小道諸子百家之書也又致遠恐泥傳注箋引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道皆本鄭義

是以君子不為也注包曰泥難不通也集解○釋文恐泥乃反

鄭曰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說文滯疑也楚辭漁父云

即泥也論語補疏曰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為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

已不與人同其小可知小道謂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即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彼此相摩則異者相

易而為同小者勿通而為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
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即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觀則
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即是以致遠不泥
也邢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致遠恐泥漢書藝文志
東平王思傳引注並以為孔子語後漢書蔡邕封事亦云小
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四書考異云邕所書
石經自為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為孔子似因
班書誤憶而後人皆相承誤不漢書藝文志引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箋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
子二字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
可謂好學也已矣釋文謂
習則學不忘蓋約舉兩句之義
反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箋

後漢書章帝
紀正經義詔

引作孔
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集解箋易說卦傳吳為
工虞翻注引子

夏曰工居肆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閑
燕處工就官府又曰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
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
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其即居肆成事之謂歟管子雖不言
君子之學而其言士也曰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為士
韋昭注士講學道藝者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君子之致道當
亦不外是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箋

史記孔子世家齊羣臣對景公曰
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

謝以文
即此義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

厲嚴正也

集解○釋文儼然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厲如字
下厲己同王云病也鄭讀為賴恃賴也己居止反

箋

說文儼昂頭也段注昂當作邛邛者望欲有所庶及也禮
記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詩澤

皇清經解

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陂傳亦云矜莊貌蓋卽下篇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厲禮記表記云君子不厲而威威與嚴正義近但彼狀其色此狀其言也日知錄據洪範正義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謂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是之謂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注鄭曰厲讀

為賴恃賴也釋文王曰厲病也集解陳鱣曰鄭讀厲為賴者厲

見民之怨上也王肅故與鄭違論語後錄曰左傳昭四年滅賴二氏作厲是厲與賴通經讀考異云舊讀從民字絕句攷此宜以勞字為斷與下信而後諫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己也釋文謗己箋後漢書李雲傳論未引而諫則以為謗已布浪反注引此信上有事表字未信上有其君字

無也字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箋易文言傳宋衷注閑防也禮記坊記述

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大德即君子之道豈有坊民之失而先自踰其坊者乎故子夏以為不可踰也坊防古字

通說文閑闕也闕門遮也亦與防義近春秋小德出入可也

箋韓詩外傳二孔子遭程本子於刺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

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春秋

內篇襟上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

四書考異曰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荀子王制

篇又引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

此意同方觀旭曰大德小德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是其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

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

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

本之則無如之何也集解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

今作掃抑末本末之箋游漢石經作於論語古義曰說文於末字或作未非也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

異云近讀以門人小子為句攷此子游所譏宜以子夏之門人為句問較之亦其門人中有幼者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言外見子夏之門不分長幼悉以此為務也維城案小子屬下讀是也不然小子即門人經文復出無謂矣周禮隸僕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引竝無小子字洒說文云滌也古文以為灑掃字論語古義曰周禮隸僕掌掃除糞洒先鄭以為洒當為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為洒經傳如毛詩晉語並作洒掃皆古文也論語後錄曰古文以洒為灑則魯論作灑可知陳鱣則云釋文洒正作灑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云去然則作灑者乃古文假用也掃說文云棄也洒所以訓為棄者說文棄指也从井推革棄之革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故得訓為棄禮少儀祀掃曰掃俗作掃非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注包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集解○釋文先傳直專反注同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集解○釋文區羌于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云易反以別彼列反注同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別下有之字論語發微曰說文區踣區藏匿也从品在仁中品眾也按此知區為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凡言區分者即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為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即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者之始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

掃而已也集解○釋文焉可箋誣漢書薛宣傳引作撫蘇林於處反誣音無箋曰撫同也兼也晉灼曰撫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論語古義取其說論語埃質則謂撫當作撫今漢書論作撫音義皆別論語發微曰漢書引誣為撫是魯論馬所著為古論也說文撫愛也是撫有兼愛義故蘇林訓兼論語補疏曰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與同兼義近撫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爾雅訓傲漢書撫字乃誣字假借耳誣字本義自通馬以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釋文有誣為欺妄則非誣字木義漢書董仲舒傳亦作唯乎作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集解○釋文而優音

憂行有學而優則仕箋說文仕學也段注訓仕為入官此今下孟反學而優則仕箋義也古義宦訓仕任訓學以仕學分
出處起於論語出處起於論語軒朝公冶
長篇子使漆雕開仕也長篇子使漆雕開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箋論語後錄曰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亨是亦過矣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注包曰言子張之容儀

之難及者也集解王肅家語注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

補疏曰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即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為容故云師也辟即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

仁道薄也集解論語後錄曰荀子曰弟作猶其冠神禪柳

正堂堂之象論語稽求篇曰堂堂夸大之稱夸大不親切故難與並為仁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子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為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

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集解漢石

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

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集解春秋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集解春秋
蔑即莊子之父獻子也其卒之相去不過四年學而篇稱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莊子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
之久左氏傳於盟向伐邾外無所敘述是其用人行政悉仍

父舊未嘗改易可知三年無改爲孝莊子不止三年尤所難能是以夫子獨指而稱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注鄭曰慶父抗斲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

孟氏禮記檀弓正義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集解○釋文陽

膚方箋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抗斲經而死鄭注本此陳鱣云于反檀弓正義誤衍稱字臧在東曰稱蓋經之誤僞王應麟集本此條在孟懿子章下丁教授曰問於曾子曾子曰上當在此下觀檀弓正義可見今從之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

喜能得其情也集解○釋文箋鹽鐵論後刑章曾子曰上失輕漂匹照反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

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罟羅而喜也韓詩外傳三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羣經義證四書考異據此謂曾子述夫子之言論語後錄曰哀矜即今文尙書所謂哀矜哲獄也古

矜同字維城案作鰥者見漢書于定國傳贊漢書多引今文後錄說是也書大傳亦今文引書作哀矜又以哀矜爲哀孤獨矜寬宥則今文作鰥又作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釋文惡居箋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做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論衡語增篇齊

世篇引此章爲孔子語如一作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箋孟子公孫丑篇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似即本之蓋以有過則改

故如日月之食無傷於明也

衛公孫朝注馬曰朝衛大夫也集解○釋文箋四書考異曰論孫朝直遙反語中以國繫人

名者公子荆與公孫朝耳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釋文焉學於虔切下篇記者故特著衛字也

不學史記弟子傳引此章作陳子禽問子貢與此異仲尼
 同孝經疏云劉歆述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
 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記檀弓魯哀公諫孔子注
 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四書考異曰中和之
 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惟此以下四章
 稱仲尼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
 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子貢曰文
 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祖父之字殆未深攷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釋文未墜
漢石經墜作隧

夫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楊注隧讀為墜楚辭九歌矢交
 隧兮士爭先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漢西狹頌數有顛覆貴
 隧之患皆作隧是隧墜古通也論語古義曰述而云多見而
 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古
 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說文無志字徐鉉於心
 部補之云志意也从心屮聲段注謂志所以不錄者古文有
 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保章注志古文識識記也哀公問注
 志讀為識識知也今之識字志韻與職韻分二解而古不分
 二音則二解亦相通古文作志則志者記也知也許心部無
 志者蓋以其即古文識而識下失載也維城案段說是也否

則許君於意下云志也苟志意連文何至忘之鉉增於意
 志也之上失之且但以意也訓志遺卻古義記知二訓矣而
 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而亦作夫文選閒居賦注引
 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當是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集

○釋文語大夫魚據反禮記檀弓注公子牙
 於朝直遙反州仇音求之六世孫名州仇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漢石經之作
 稷篇同牆漢石經作牆下同丁希曾曰此宮字是爾雅大山

宮小山之宮謂圍繞之論語偶記曰禮記曰君為廬宮之又
 曰儒有一畝之宮康成云宮為牆垣也是其證左傳曹人或
 夢眾君子立於社宮社非喪國不屋則無宮室而禮云君南
 鄉於北墉下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為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
 牆古者以牆為宮故築牆曰宮之矣

家之好釋文闕葉規反之
漢石經賜之牆下窺見上闕二

字窺陸本作闕維城案說文云窺小視也夫子之牆數仞不
 闕閃也段注此與小視別則作闕者非也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注

包三七尺曰仞也集解○釋文數仞色箋通藝錄釋仞曰說

四尺應劭曰五尺六寸讎請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

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

山海經注顏師古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並云八尺

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

注大招招魂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則皆以

為七尺淮南陳道注八尺曰仞而覽冥注則云七尺曰仞其

注百仞亦云七百尺也是書有許慎高誘兩注證以說文則

入尺是許注雜高注申證以呂氏春秋注則七尺者誘說也

瑤田以為言七尺者是案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仞溝洫杜

注云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為八

尺仞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

得不異人長入尺伸兩手亦入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

屈故尋為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

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

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為仞必不能入尺故七尺曰仞

亦其勢然也弧曲而虛弦平而滿故仞為充滿刀背如弧其

刃如弦義亦然爾度廣度深數難齊一得吾說焉其亦可以

已於爭也夫又曰玉篇云度深曰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然

則悟測之為言側也余說仞字以為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義

與之合然則度物皆可曰測散文則通也對文言之測之專

屬於度深明矣周髀言用矩於平矩曰正繩於偃矩曰望高

於臥矩曰知遠獨於覆矩則曰測深乃知古人用字不苟又

皇清經義

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當即指此吳氏遺著曰官古館字曲禮在官言官注官謂版圖文章之處即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朝曰官曰室曰朝一也皆在宮牆之內故康成改工記注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蜀才本作館說文官吏事君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包曰

夫子謂武叔也集解

叔孫武叔毀仲尼筓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大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四書考異曰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為詞即謂之毀聖人可爾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箋通義

山澤卷引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無者字

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釋文不知量音亮箋經傳釋詞曰古人多

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多見疏猶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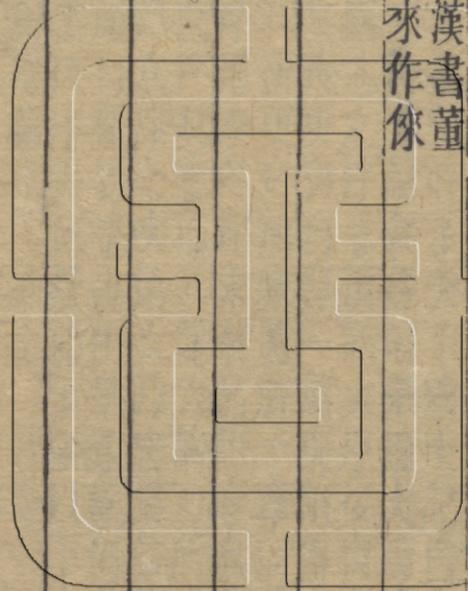
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釋文為知音智下同箋周髀算經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釋文道之音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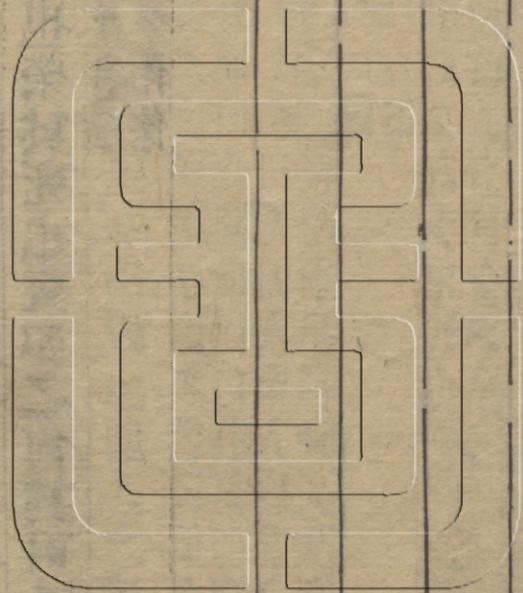
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來作來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七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 鍾校

皇清經解續編 論語古注集箋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吳潘維城朗如著

堯曰第二十

釋文凡三章

箋

四書考異曰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論語後序故專為篇而文今不

全故難通解也周易序卦傳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於筴尾今詩書序分題於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序外傳記潛夫論叙錄鹽鐵論大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作篇為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後章為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啟序意章為序則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非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入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為一書後序夫何疑邪子張以下古原別分為篇蓋於書成後續為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注鄭曰厯數在汝身謂有圖錄

皇清經解續編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之名正義書堯典帝曰格汝舜潛夫論五德志堯禪舜曰格云嗟也春秋繁露郊祭篇言察身以知天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補疏曰尚書古文疏也論語後錄曰洪範五紀五曰歷數即此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解經義述聞曰允猶用執其中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補疏曰尚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作好天祿永終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王命論則福祿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論語堯質亦曰永終者古祚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舜亦

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釋文反注鄭曰皇天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閔宮正義引上三句周語王子晉言

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皇天后帝闕宮正義謂論語說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年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韓嬰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于山川與墨子呂氏合而與鄭異而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昭注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曰予小子履三句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白虎通姓名篇云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歷稽古籍自以屬湯為是而鄭以為舜命禹事者疑以曰字連上文讀望文生訓而不知其於履字終無解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履字上屬予小子為句據大戴禮盧氏注引論語曰履敢用玄牲是又以履字下屬義並通論語後錄曰五帝即明堂所以祀五帝者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大陽館周人明堂總章張衡亦謂之總期親棘桓譚新論堯謂之五府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五府之大名也又考工記夏后曰世室殷曰重屋此湯祀五帝有罪不敢赦注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或即是陽館賦

皇朝經世文編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皇朝經世文編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擅赦也集解○釋文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鄭曰簡閱在天

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正義○釋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箋漢石經無作毋萬方周有大資善人是

富釋文大資力箋詩周頌資序資大封於廟也資予也言所

曰戰國策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

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

元者非一人也是也惟復引太誓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證善人為黎元則東晉古文武成文古大誓無此文不足據

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箋墨子兼愛中

王有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尚作以祇商東蠻夷醜豕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

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眾何

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韓詩外傳三淮南主術

訓與說苑同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亦同論語後

錄曰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

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漢元帝紀

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注論語

載殷湯伐桀告天之文誤也說苑君道篇百姓有罪王弼周

易觀卦注亦曰百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

姓有罪在於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

包曰權稱也量斗斛也集解○釋文權量音箋漢書律歷志

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亮注同權稱尺證反箋周衰矣孔子

皇清經解總目

論語古注集箋二十

通封公侯篇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左襄十年傳疏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者此也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公羊宣十七年傳注引全節文上冠孔子曰字文選兩都賦序為諸孫置守家人表兩注引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顏師古漢書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作人與逸民所重民傳注論同逸民漢書律歷志注謂有德而隱處者

食喪祭箋 漢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論語述何曰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胙曹喜時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贈含禭重喪也詳

則有功公則說 釋文則箋 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今皇說音悅箋 疏本同皇疏本說上有民字四書

考異曰四語與上文絕不相蒙與前論仁文章文惟公說二字殊慢秦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子張篇首而此為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曰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文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子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與前季氏篇為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子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閒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十篇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質孔子若祖述堯舜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為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箋 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隸釋後漢傳有

惡屏或作進而尊並作遵疑漢時本多作遵說文遵循也遵五美者猶書洪範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說文無進字禮記大學篇進諸四夷釋文引皇云進猶屏也進屏異文同義則當以此文作屏為正子張曰何謂

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釋文不費芳箋不費論語後錄曰費讀如君子之道

味反下同費而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怨同義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而隱之費謂不拂於人心與下不

中論法象篇引二句倒置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無

費於財也集解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

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釋文敢慢箋無小大書無逸曰至

武諫反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之也嘉定王

鳴盛尚書後案曰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也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釋文儼魚檢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

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

成爲視成也集解慢令致期謂之賊箋漢書董仲舒策引殺作

誅荀子坐宥篇魯有父

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

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然

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三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法而治

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

責荀子所言四惡缺其一韓嬰所言有責而無有司亦與夫

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虐說文云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

也段注覆手曰爪虎反爪鄉外攬人是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日虐蓋以不教而殺者比虎之虐也

吝謂之有司釋文出尺遂反又如字內如字又音箋論語述

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秦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文釋

箋韓詩外傳六引此無也字云言天之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

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

書董仲舒傳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自知貴於物然後知

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

皇清經學

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此之謂也過庭錄曰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
日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

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集解○釋文箋知言

繫辭所謂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操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誑孟子公孫丑
篇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八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鍾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虞氏易消息圖說

嘉興胡祥麟仁圃著

張皋文太史述虞氏六十四卦消息圖

乾一艮三坎五震七一七五三故易逆數也
坤二兌四離六巽八二八六四

麟案消息者陰陽進退之義也陽進為息息生也陰消陽而
陽退陰進則謂之消消者消陽也陰麗於陽亦陽伏於陰中
邁初麗復初復初亦伏於邁初故六十四卦消息皆乾元為
之○消息之象以離震兌乾為陽蓋乾歸魂在離出震得朋
於兌而盈乾皆息也陽也以坎巽艮坤為陰蓋坤歸魂在坎
而陽遂退與消艮入坤皆消也陰也皆以明乾元之變化太
極也此圖之例十二消息皆頂格畫之其低一格者皆旁通